



书评

原载茶陵《南浦潮》

诗意地栖居着

——读《瓦尔登湖》

何庆文

“卖出的农产品 2344 美元,做散工的工钱 1334 美元,总计 3678 美元。”这不是一位农民的记账,这是《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在“简朴生活收支明细表”一文中的部分文字。

公元 1845 年,美国作家梭罗毅然来到了瓦尔登湖畔,来到了他的诗意栖居地,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初读《瓦尔登湖》时,我还是个胃口极好的翩翩少年,因此只翻看了“简朴生活”这一章,我就不愿和他一样做一个素食主义者了。同时,也不欣赏这一章里关于柴米油盐的流水帐,这本书因此被我束之高阁。等我再看这本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书时,已经是一个沾染上抽烟、喝酒、不爱运动等诸多生活陋习的中年人了。人到中年,我才幡然醒悟,痛恶先前的“奢华”生活,寻思开自己的健康之门。此时再细读后面的章节,不禁为其中的警言绝句叫好!

《瓦尔登湖》里有一派田园风光,有一股清新之风,还有一种慢生活。书中的湖光山色,牛蛙的鸣叫,夜晚的钟声,家禽家畜的叫声,让人倍感安定祥和。梭罗在“隐居湖畔”一文中开头写道:“这是一个令人痴迷的黄昏,孤身化入一种感觉,个个毛孔都洋溢着愉悦。我在大自然里以飘逸的姿态逍遥来去,已与她融为一体。我身穿薄衫,沿着硬朗多石的湖畔漫步,那时,风云翻涌,天气显得无比清凉,心无杂念,天气对我自然恬适。”在“声音”这篇文章中,他继续描写他的惬意生活——在夏季的早上,他经常在淋浴之后,坐在阳光融融的门前,坐在这片松树、山核桃树和

漆树的林中,坐在远离尘嚣的孤寂与静谧中,沉思默想。在他看来,这不是虚掷了光阴,而是大大延长了有限的生命。想想,这真是让人艳羡的生活。

中国的文人隐士也有许多关于田园山水的优美的诗歌,但大部分是仕途受挫后寄情于山水,流露出消极情绪,是一种小情怀。梭罗不同,他是纯粹地亲近自然,并且像一个好朋友一样,忠心劝导人们投入自然,做一个心灵洁净的人,找到一块让自己诗意栖居的地方。为此,他身体力行:自筑木屋,自制家具,拾柴做饭,犁种田,洗衣种菜。他还在村中兼做测量工、木工、散工,劳其筋骨。

这位可爱的中年人其实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之所以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隐士,是因为他有洞察秋毫的眼光和与生俱来的悯天悲人的责任与社会担当。他要推广一种惬意的生活方式,让每个人都做一个内心丰盈的人。19 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工业的发展带来物资的丰富和生活的便利,然而人们精神却日渐空虚,奢靡之风蔓延,长此以往,人类将面临精神的严重匮乏。就在许多旅行者、探险家、殖民主义者去寻找新大陆的时候,梭罗反其道而行之,鼓动每个人都做自己的哥伦布,去发现自己内心的新大陆,即:简单、自然。同时,他告诫人们积极向上,不要成为金钱与物质的奴隶。他认为不管人的生命多么卑微,都要勇敢地面对生活,不要逃避,更不要用恶语诅咒它。

他鼓励人们即使在济贫院,仍然要喜悦、开心。因为黄昏的霞光照射到济贫院

的窗户上,如同照在富人家的窗上一样耀眼光芒。梭罗用他诗意的话语启示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清风明月,穷人也要做到知足常乐。

年,梭罗结束归隐,但他的这本书散发的思想光芒,经久不息,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很有启迪意义。梭罗在“读书篇”中强调净化心灵的方法,他告诉当时的人们开卷有益,谈谈经典。这些经验,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去多读书读好书,提升自己的知识能力,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仍大有裨益。他提出的简朴生活对于今天所提倡的低碳生活更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已与十九世纪不可同日而语。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生态环境更趋恶化,资源枯竭,草原沙化,雾霾加重……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时,欲望无止境,希望车子的排量越来越大,房屋的装修越来越豪华,而忽视了地球只有一个,大地母亲早已不堪重负。生态危机成为人类很难摆脱的枷锁,人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困境。

我们有必要听听梭罗的建议:“希望我们的农夫在砍伐一个森林的时候,能感觉到那种敬畏,就像古罗马人在一个圣林里间林木,以使透光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敬畏一样,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森林是属于一些神灵的。”我们也许做不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但是,我们应该有所敬畏,敬畏心灵和自然,减少对自然界的索取,轻松上路,给后代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

原载醴陵《开卷有益》

拦新娘

包兴桐

岭上常常可以看到一队又一队迎亲的队伍。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村的,有时候是别村的打这儿经过。他们热热闹闹拉成长长的一串儿,从岭上慢慢前进。这条岭从山外一直伸进村子,在村口折了一下,又伸向其它的村子。

走在最前面的,一般是伙夫,他用一根缠着红纸片的棍子挑着一对贴着大红双喜的灯笼,飘忽忽的,像是在演戏,总是很开心的样子;跟在他后面的是媒人,不管是媒人公还是媒人婆,都穿得干净利落,薄薄的嘴唇子挑着讨好所有人的笑;走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吊儿郎当的小伙子,身上带着很多炮仗、鞭炮,一路打来,看到我们小孩子,就故意东扔一个西扔一个,把我们撵来撵去。这三个人远远地走在队伍的前面,碰上他们,虽然得不到什么好处,往往还要被嘲笑、捉弄一番,但还是觉得很开心,他们总是那么热情、健谈,从他们那儿,我们可以问到后面新娘好多事,虽然这三个人精说话总是真真假假说笑笑笑的。就像一台戏,前面的打八仙是必不可少的。

“哪一个新娘?”眼看他们要走了,我们赶紧问。

“今天还怕找不到新娘?”

“今天这个新娘可大方了,你们慢慢拦,东西多着呢。”

“今天新娘是有记号的,你们自己找吧。”

眼看后面新娘的队伍就要跟上来,他们三个边说边走。就是这样,那个打炮仗的二百五,还要扔一个炮仗到我们中间,把我们炸得像一朵水花四处乱窜。

当胆小跑得远远的小伙伴折回来的时候,已经有人爬到路边的一棵大枫树上,像一粒蝉粘在树枝上,横好了竹竿。

迎亲的队伍到了。

“唱歌,唱歌。”我们叫。

走在前面挑着被子,抬着红漆家具的队伍停了下来;吹拉弹唱的停了下来;金童玉女停了下来;然后,新娘和她的伴娘们好像很吃惊的样子,也在竹竿前

停了下来。

“唱歌,唱歌。”我们像一群猴子一样起劲地叫,男孩子上蹦下跳,东摸西摸,女孩子则在竹竿下挤成一堆,拦在穿得花花绿绿、走得仔仔细细的新娘和她的伴娘们面前。

“你们应该叫新娘子唱歌,怎么把我们都拦下了。”有一个女的这样说。

我们知道,这个说话的一定不是新娘子。新娘子今天是不轻易多说一句话的。

“唱歌,唱歌。”

“小崽子,那你们把新娘子找出来,要不,听不到歌,也吃不到喜糖。”还是那个女的多嘴,其他女的都在一旁抿嘴笑着,个个都有点像是新娘子。

“她就是新娘子。”我们差不多是异口同声地指着一个微微低着头的女孩叫道。

“哈——”整个迎亲队伍发出一阵大笑。我们知道,我们找对了。

“这些小崽子,鬼精着呢。”有人说。我们也说不出为什么,十次有九次,我们都准确地吧新娘子从一堆花花绿绿的女孩子中找出来。

新娘子头低得更低了,脸也更红了。

“唱歌,唱歌。”

我们知道,新娘子今天照例是不会唱歌的,不管她唱得好不好,实在推不过,她就会让她最要好的姐妹们为我们唱歌。这一次,新娘子就叫那个老爱说话的女孩子为我们唱了一首歌。

“唱歌,唱歌。”我们树上的同伴还是横着竹竿不拿起来。

新娘和她的同伴们知道,光唱歌也是不行的,唱了一个又一个歌,唱够了,唱热闹了,最后,还是要新娘子亲自拿出钥匙,打开红漆大柜的门,拿出

红枣、花生、喜糖,还有柚子,竹竿才会拿起来,树上的才会唰地溜下来。

“走咧——”弹唱的一边大声叫着,一边用死力吹拉敲打着,好像对我们的表现,对新娘的表现,都很满意。

我们一边吃着喜糖喜果,一边看着迎亲队伍拉成长长的队伍向岭上走去,曲曲折折的,不一会儿就翻过岭背不见了。大家也三三两两、歪歪斜斜地坐在岭上,好像接下来不知怎的才好。所以,大家就看着几个话多的在那儿斗嘴。好像每次这种时候,他们的话就特别多,特别亮。

“新娘子今天可真漂亮。”秀玲说。

“漂亮个屁,脸红得像猴子屁股,声音细得像老鼠,还漂亮——”大陆说。

“秀丽今天穿得这么好看,一定是想做新娘子了。”秀玲又说。

“你才想做新娘子呢,看你刚才看人的样子,走路的样子。”秀丽说,“就是说话的样子,不像。”

“那谁是新郎啊?”大陆说。

“你啊。”秀玲说。

“有两个新郎啊,应该还有一个新郎呀?”建成说。

“谁说话谁就是。”大家一起说。

这一天,大家有了小小的收获和快乐,也就有了小小的兴奋。但因为小小的,所以,也就有了一点小小的失落。如果,那新娘要是娶进我们村,那就要美得多了。除了拦新娘,还可以闹洞房,吃喜酒,还有,慢慢就可以和那个红脸的新娘子熟了,然后,叫她的名字。



小城镀上了盛大安宁的气息。唯有那一刻,我是喜欢城市的。

相比母亲的乐观和好强能干,父亲性情沉静温和,半生酷爱种花和读书,平日他很少有什么言语,踏踏实实劳作,安安静静生活,闲暇时间都扑到了老家宅院里那一院子的花木。对生活也没有太大企图心,连在家里都不争话语权,事事让着母亲。

小园的初始想法是,种菜并种花,哪知母亲嫌地儿不够用,干脆全部种上了菜蔬,压根没有留给父亲种花的空间和地盘。父亲也不争,徘徊郁闷两三日,很快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寻找到另一种乐趣,并拿出爱花养花般的专注和热情投入了进去,一发不可收拾。

小城居住三年后,父亲和母亲去深圳,陪伴弟弟创业,和照顾他的小家庭。父母这一离开就没有了再回返的时间,我家楼上的小园有时繁盛,有时精力不济,荒草蔓长,夏天台风过境时,三番两次将葡萄架子掀倒。那时节,我们和父母一起去竹器厂购置竹竿,大家一起动手搭棚竹架,看着葡萄藤一天一天长起来,直到青青藤叶爬满了竹竿,再然后,藤蔓垂下葡萄串儿……这些劳作的场景温馨有趣,记忆犹新。

我对藤蔓植物情有独钟,或许,是眷恋这蔓蔓芊芊,有张有弛的内在韵律,还是爱惜它不动声色、不着痕迹的深情和执拗。每一株藤蔓植物,都会在生长历程中,尽可能伸展它的触须、青藤、新叶,向着开阔与夹缝之间的自由之地攀援,探索,往复回旋,百转千回。藤蔓下,盛大的向往,细枝末节的表达,日复一日,安静,须臾之间,就像我们每个人,我们的情感、家园,跟岁月缠绕在一起。

一个家庭里最宝贵的品质,可以赋予其中每一个人的品格、性情、修养,在日复一日的生活节奏中,积累细节、光彩、劳作、体温,彼此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会生成一种缓慢的光芒,日后,不论走出多远,那束光都在身后,缓缓而有力地照亮漫长的流年。这便是家园的意义,父亲和母亲的爱和表达。

那个藤蔓下的往事,是父亲和母亲在我心中生动温暖的存在,也是我成年以后屈指可数的安逸时光。

散文

原载炎陵县《神农风》

葡萄架下

杨暖

我们的家位于七楼。顶层赠送一个二十平的露台,另还有二百来平的公共空间,可以晾晒衣物,小憩散步之类。有了这个露台,我们生出打理一个小园子的念头,特别是我的父母,两人刚从老家搬来,全无用武之地,马上对这个小园子投入极大的热情。

买来砖和水泥沙子,父亲花两天时间砌出两个长方形的台池,又找来两个工人,挑来四五十担土,再把阳台上闲出来的十多个大小花盆收集上来,一个简单实用的小园子就有了。母亲重拾她对待土地的热情,方寸之间,精耕细作,土块细细捏碎,种上各种小青菜,小白菜,生菜,红苋,木耳菜,还有一盆盆的小葱香菜。不过两周左右,小园青幽幽了。露台的女儿墙很高,佐以铁艺栅栏,第一年,母亲顺势种下十多棵丝瓜,顺墙攀爬,盛夏时节,丝瓜花开了,一茬接一茬,长长圆圆的丝瓜从四围墙壁悬垂下来,有的躲在密密的叶片间,来不及采摘就老了。蔬果成熟时的丰盛回报大大超乎想象,也调起我们种植的兴趣。

第二年春天,花木市场买来两株

葡萄,种在小园里。种葡萄,就得有结实的架子。周末的时候,我们和父亲一起寻找到郊野的竹器厂,拖回八根大青竹和两根细竹竿。依照父亲的建议,将四根大青竹固定在墙壁上作支柱,顶端再横搭四根大青竹作棚架,棚架之间均匀绑定细竹竿,藤蔓顺架攀爬,葡萄正好从竹竿的空隙中悬挂下来,通风且结实美观。依此想法,四个人劳作了整个周末,总算搭好了一个漂亮的葡萄架。彼时,大青竹还是新鲜的青碧色,风吹日晒,待葡萄挂果时,藤蔓正好一南一北蜿蜒着爬满了棚架,郁郁葱葱,大青竹已老成苍黄色,有种朴素明丽的田园风情。

母亲总是在傍晚的时候,给小园拔草,浇浇水。我下班回来,也到露台上帮手,和她聊一天的事情,顺手摘几片薄荷和藿香的叶子嗅一嗅,植物的清凉芬芳,可以消解一整天办公室累积的压抑。

夏天的黄昏,日落前,漫天的霞彩掠过层层楼宇的瓦蓝天空,是小城一天中的美丽时刻。站在露台上看云卷日落,目光高高越过红黄白蓝、各式方圆现代欧式古典的屋顶,喧嚣拥挤的车辆人群皆不见,日落的光影为

随笔

原载攸县《攸州印象》

乌鸦

黄德胜



乌鸦,家乡人叫做老鸦。

本来,对于乌鸦与喜鹊,我有些分不清,在我看来,它们的外表大体相似,体形差不多,都是黑黑的羽毛,只是喜鹊的身上多些白花花点子。我只有从它们的叫声中分辨出来,喜鹊轻声细语,嘻嘻,嘻嘻!甜甜蜜蜜,乌鸦大声高音,哇——哇,哇——哇!凄凄泣泣。

大人们说,喜鹊叫,喜事到;老鸦叫,丧事到。童心大都在大人们有形或无形的牵制中。大人们说世上有鬼,出没在黑夜里,当你独处幽暗的空间,你就觉得有冷风飏飏,鬼气森森的感觉。于是,我对大人们的话深信不疑,乌鸦在我的童心里早已埋下了厌恶的引线。

我上学了,读到《乌鸦喝水》:“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它看见一个瓶子,里面有半瓶水,可是,瓶口小,乌鸦喝不着。怎么办呢?乌鸦看见旁边有许多小石子,想出办法来了。它叼起小石子,一颗一颗地放进瓶子里。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了,乌鸦就喝着水了。”

聪明的乌鸦并没有在我头脑中改良其印象,我倒把它想象成人中之巫,并且专降丧事,不觉见了乌鸦生出几分恐惧感。

那天,已近黄昏,那只乌鸦自远方飞来,哇——哇,哇——哇……一个又一个泣血的抛物线,一滚一滚而来,加之阴晦的天气应和这叫声,如一个亡灵的呼啸自幽幽的冥空传出,撞击人们的心房。那乌鸦在我家那棵樟树上歇歇脚,又飞在我家菜园里的墙头上。我刚刚从学校回来,单独在屋子里。这叫声使我恐惧中生出些忿怒,目光已凝聚成射线,狠狠地瞄向那只乌鸦。一会,我鬼使神差地从屋角落里摸出一根竹杆,悄悄地打开自家的后门,移步到墙头,对准那只乌鸦,就是一杆子狠狠下去。那乌鸦反应敏捷,猛地起飞,可是尾部还是遭了我致命的一击,打落一地乌鸦毛,它低低地飞进我家屋后那荆棘丛生的壕基里。我找了一会,未找见。

第二天,大毛在我家壕基边发现它的尸体,可被猫或是狗撕扯得不成形,大毛告诉我,我赶快去验明正身,确定是那只乌鸦。

第三天黄昏,我家喂养的老母牛死了,留下那条小牛在晚风里孤零零地哀鸣,村子里的人议论开了:

难怪早两天乌鸦这么叫。

乌鸦真是丧门星,一叫就出事。好在没死人呢!让老母牛抵了灾难。……

我的心事很重,这不仅仅是老母牛的死,更主要的原因是反思被我一杆子打下黄泉的乌鸦。我幼稚的头脑中终于冒出了自己的逻辑,乌鸦报丧,它自己却当即死于非命,乌鸦已死,可丧事并没有结束,这怎么能怪乌鸦呢。当一个生灵生命处于生死攸关中,给你提个醒,乌鸦有什么错?乌鸦是无辜的!心里不觉涌现一丝悲哀来。

我拿起锄头,走到壕基边,收集乌鸦的残骸,就地挖了个坑将其安放,堆了个小坟。我对着小坟一阵默哀后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这以后,我常常喜欢观察那些乌鸦,平时,它们一般很少发声,无论落在墙头或登到高枝上都是沉寂的,俨然满腹沧桑,缄口不语的老人,这与当地人把它叫做老鸦很相称。但只要它们一开口,就是开胸裂肺的呐喊,就是痛心疾首的呼叫,就是振聋发聩的警声。

想起那只乌鸦,我好后悔,那一杆子打得多冤枉啦!